

十年扫天下，六国朝共主，君王得一城，将士万骨枯。

# 秦 恨

II

王筠◎著



華藝出版社  
HUA YI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秦恨. II / 王筠著. —北京: 华艺出版社, 2006. 5

ISBN 7 - 80142 - 783 - 1

I. 秦… II. 王… III. 历史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47531 号

秦恨 II

---

作 者 王 筠  
责任编辑 李梦洁  
装帧设计 天水碧图文  
封面绘图 钱 妤  
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 10 层 (100083)  
电 话 010 - 82885151 82884318  
邮 箱 huayip@vip.sina.com  
印 刷 北方工业大学印刷厂

开 本 787 × 1092 1/16  
印 张 18.25  
字 数 190 千字  
版 次 2006 年 6 月 第 1 版 2006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7 - 80142 - 783 - 1/1 · 361 定 价 25.00 元

---

华艺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华艺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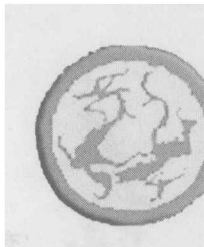
# 目 录

# 目 录

<b>第四章 赵国风云(下)</b>	<b>1</b>
无中生有	1
反间计	10
走为上	30
偷梁换柱	53
笑里藏刀	70
欲擒故纵	89
金蝉脱壳	111
李代桃僵	136
借尸还魂	157
远交近攻	167
打草惊蛇	204
<b>第五章 倒霉的周盾</b>	<b>213</b>
<b>第六章 颠倒的周颠</b>	<b>219</b>
战国古简	230

# 秦恨 II

文物基金会	234
忧虑的吴悠	239
逃亡之旅	243
秦东陵	246
鉴定专家	251
秦兵马俑	257
将军俑	264
研讨会	266
重返桃花源	271
研究报告	275
身世之谜	280



## 第四章

# 赵国风云（下）

## 第四章

### 赵国风云（下）

## 无中生有

诬也，非诬也，实其所诬也。少阴、太阴、太阳。

——三十六计之第七计

赵姑受长安君之托为楚商之妹复诊。

她把脉后诧异道：“病更重了？”原来为搜寻小狐，王姬凌晨才回房休息，天亮朦胧入睡，梦里仍担心忧虑，脉搏很不稳。

姬冰勉强半撑起来，脸色苍白，吞吞吐吐问道：“长安君……他……他请您过来的？”医姑不请自来，是否又受长安君所托？他落水后，可有大发雷霆？

“不是。”赵姑冷冷道，“我给病人诊治，从来有始有终。”

姬冰对女侍医的冷漠态度不解，转念一想，可能此人常出入赵宫贵族府邸，看不起商人女眷。

她有些厌烦：“我的病，只是缺少睡眠，不必再诊治了。”从发髻上取下玉簪，轻轻旋开，“以前我母亲也常常头疼，稍服一些即可安睡。”

# 秦恨

## II

赵姑脸色微微一变：那样精致奇巧的玉簪，岂是一般商女能有？必为贵人赠送。她接过簪子，嗅一下道：“这药粉从何而来？虽有安神效用，长久服用有害无益。”

“有害？这是名医调制，宫廷秘方，方子值千金。”姬冰惊讶道。

“病未必致人死地，药却能杀人于无形。疗效越快，药性越猛，对身体越有害。”赵姑望着冰儿，似乎想进一步了解病情，“少眠多思，本可自我调解，根本无须服药。你到底有何烦恼，不肯对人倾诉？”

姬冰沉默：昨天嫣然逃跑，子析竟然言语威胁自己……为砥厄他真动过杀心？颈上伤口细微，早已愈合，但心中的痛苦，与日俱增。大国之间还经常背弃盟约，委质都无法约束，何况秦国公子几句凭空诺言？她偏偏怀着渺茫的希望……这些儿女私情，又能对谁倾诉？

见病人羞涩着不说话，赵姑直截了当问：“有了心上人，不便告诉兄长？”

姬冰脸色突然通红，立时摇头，轻声道：“婚姻大事，当由父母做主，哪有什么心上人……”她低下头，一味以手拨弄腰间流苏：心上人？伤她心的倒有一人。

“这么说，婚姻大事当由兄长决定，你不会反对？”赵姑记得楚商曾说过父母双亡，父母不在当由兄弟做主。她也看到女孩手中典雅的流苏：明明记得上次来时，冰儿腰间配带一块玉佩——白玉凝如羊脂，色泽光润，镂空花纹精致无比，今天却不见了？

女侍医问题蹊跷，又是长安君引见来的，姬冰误以为她想做媒，赶紧改口道：“按楚国民俗，女子初嫁由父母做主，再嫁或父母不在者可以自择。兄长……无权管我！”

“有这样的民俗？倒也有趣。”赵姑平日只好钻研医书，很少读别类书籍，对她的话半信半疑。

“每年三月三日的上巳日，楚国的民间女子常到水边泛舟嬉



戏……若是遇到……意中人，便赠以信物；一方赠予，表示爱慕之心，双方互赠，就算……行媒聘娶。”

周宫书室中曾有记载楚地民俗的书籍，王姬虽不知所言真假，对这种平民的怪异婚俗印象深刻。上巳节本源于周礼，其时春天，人们聚于水边，由女巫主持祭祀高禊神，祈求驱除灾邪，以保证春耕顺利。然而荆楚之地，民众最信巫术，聚者众多，风气又很开放，男女无所避嫌，以至上巳日慢慢变成青年男女踏青相会的节日。

赵姑闻所未闻，突然冷冷问道：“依你意思，婚姻大事不从兄长安排了？”姬冰想都不想，连连点头。

赵姑更不悦，又追问：“私赠信物，他也不管？”

姬冰不知哪里得罪女侍医，见她态度越来越不善，想起被子衿强索为信物的龙凤玉佩，不由恼道：“这些问题与我的病情何干？好困……不看病了。”她翻身躺下，以绣被遮面，分明送客之意。

女孩的突兀无礼令赵姑吃了一惊，看来她脾气过于娇纵，确实应该好好管教。想到这，侍医径直往前厅而去，将长安君的信交给主人后匆匆离去。

子衿翻来覆去看着手中的信，百思不得其解。信尾落款是长安君，竟用楚国贵族常用文字，每个字笔画纷繁华丽，精致玉帛以金线相束。信的内容，洋洋洒洒，通篇全是倾诉思慕之情，感人肺腑。他又好气又好笑，亦可惜长安君的才华全用于这种事情。想必这位赵国公子常写同类书信，文采飞扬，悱恻缠绵又直白的好逑之语，最易打动深闺无知女子。

子衿最奇怪的却是医姑举动。显然她受长安君请托私递信件，如今将此信交出，竟不怕日后受责罚？不过一个宫廷女医，有多大胆量，公然令长安君难堪？女侍医的目的，又是什么？

子衿把信随手扔进火盆，火苗窜起，玉帛转眼被吞噬。

他对门外侍卫道：“去打听赵宫内可有一位女侍医，人称医

# 秦恨 II

姑？”怪自己大意，当时考虑治病要紧，差点让长安君钻空子。

很快就会有确切消息。这些天子柝不惜重金以各种方式收买眼线，刺探军政大事，颇见成效。眼线中既有市民走卒，也有朝廷大臣。他们只知道最近邯郸城里有一富商大贾，想和郭家一样参与军用冶金，为此四处打通门路，不惜花费。尤其负责监督制造军械的低层官吏，以为碰上冤大头，用一些自认为不重要的消息换取更多贿赂。一点一滴的消息汇集起来，基本可以了解整个邯郸城的军事布防。

子柝不慌不忙从书架的最底层取出一张羊皮卷和若干细布条，坐到案几旁。

布条上面密密地记载着邯郸城的武库情况，他细细看过后便将这些武库位置一一标画在羊皮卷上。武库是赵军储放兵器的库房。依赵国军制，平时这些兵器都一一登记，严加收藏，只有临到战时才允许士兵领取。为配备方便，做战迅捷，武库往往建于外城、内城以及宫城的最要害处。

换句话说，武库的位置所在，正是邯郸的最严密布防所在，也是最难攻打的堡垒。以邯郸大城的规制，赵军不可能处处严防死守、坚不可摧。惟有避开要害，攻其薄弱，才是攻城的胜战之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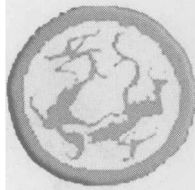
一行马队停在酒肆前，这些人服饰迥异于当地，人人带巍峨高冠，为首的人一脸威武，雄赳赳的气势，一看就是武将出身。他们进入酒肆，立时点菜要酒。

老板忙推荐几款南方凉菜，殷勤笑问：“客官从楚国来的？小店可以做地道的楚菜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为首者道：“不必！入乡随俗，上些你们邯郸的特色菜肴，再来几坛好酒。”一行人刚刚坐下，门外响起公孙龙的声音。

公孙龙喜气洋洋进来，把怀中东西往旁边的桌上一放，吆喝道：“老板，东西在这，赶紧做啊！别忘找钱！”





老板一见昨日的破衫先生，皱起眉头，再看他放在桌上的，只有一只去了毛的普通柴鸡，一斤左右狗肉，另有一只用草绳捆起的活甲鱼，平常市集上都可买到。

“先生不是说什么鸡三足、白狗黑、龟长于蛇……这些算不得数。”老板得意笑道。

“怎么不算数？”公孙龙见周围客人都往这边看，提高声音，“大家来评评啊，看老夫说的有没有道理？”他先倒提起柴鸡，“鸡有足，鸡有左一足，鸡有右一足，这不是三足么？”

老板一愣：“怎么三足？明明只有两足。”

公孙龙问：“鸡有足，对不对？”

老板点头：“对！”

公孙龙又问：“鸡有左足，鸡有右足，对不对？”

老板想想，点头：“不错。”

公孙龙笑了：“既然都对，一共三足对不对？”

老板脑子转不过来，茫然间点下头。

“此所谓鸡三足！”公孙龙立刻拿起狗肉，另一手从腰间小袋中取出一撮白狗毛，在老板眼前晃了晃，“一只白狗，你白天看它是白的，晚上看它就是黑的，此所谓白狗黑！”

老板哭笑不得，见公孙龙去拎那拴甲鱼的草绳，忙道：“先生不用解释了！”再这样强词夺理，自己输定了。

然而公孙龙不依不饶道：“龟有大龟小龟，蛇分大蛇小蛇，十寸大龟当然长于五寸小蛇，此所谓龟长于蛇！大家评评，老夫说的对不对？”

周围客人哄然大笑，纷纷起哄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正是这个道理！”

店老板本想赚两桌酒席，却被公孙龙一番胡搅蛮缠，赔本赚吆喝，他快快地令伙计把所有东西拿去下厨，并归还了黄金。

为首的楚人觉得破衫先生口舌犀利，为人风趣，叫门客邀他过来同坐。公孙龙见昨天的年轻人还没有派人过来接应，左右都

# 秦恨 II

是等，与那些楚人同席，说不定能多赚一笔卦钱，当下同意。

不知不觉已过正午，蒙武突然闯进书房，神色慌张。

子析不悦道：“这么晚才回来？”往蒙武身后看了一眼，诧异道，“公孙龙呢？”他一早就让蒙武去酒肆等候，直到现在才只身一人回来，莫非发生什么变故？

“别提了！你猜我在酒肆碰见谁？”蒙武急道。

“莫非你父帅？”除了蒙骛老将军外，从未见过蒙武表情如临大敌，子析忍不住开玩笑。

“不是！唉！是……是楚国的柱国，临……临武君！”柱国为楚军中最高职务。

话音刚落，子析也吃了一惊：“他也到了邯郸？你确定没看错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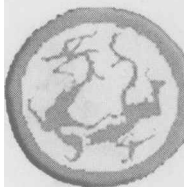
“错不了！老头左眉上有道疤。”蒙武用手比划一下，相信绝不会认错。因为那道伤疤和他们有直接关系。

子析镇静道：“事隔多年，临武君应该认不出我们吧？”

原来临武君景阳娶楚国长公主为妻，这位长公主，正是秦后亲姐。当初楚王派临武君出使咸阳，向秦国割地求和。他知道楚国背约在先，并不占理，此去咸阳议和，成则国存，不成则国亡。为稳妥起见，临武君和夫人细细商议后，决定携她同行，但对外称楚国长公主到咸阳探视亲妹，其实让她入宫央秦后相助。

秦王早听说临武君爱马如命，所骑名驹从赵国代地千金购得，马鞍配以黄金珠玉，食物喂以精制细粮，临武君每天还亲自遛几个时辰。

秦王自恃好马众多，亲自挑选一匹通身黑亮的乌驹与临武君赛马。这本是贵族们最寻常的娱乐，临武君当即同意。谁知乌驹惨败，另选的两匹宝马亦不能敌。秦王一怒之下命人杀掉三匹宝马，同时在国内悬赏：如有胜临武君宝马者，赏千镒金，封千户侯。可惜献马者不少，全部大败而归。秦王更觉面上无光，但比赛本为娱乐，根本无处宣泄怒气。



那时嬴柝、嬴樛、蒙武几个孩子刚开始习骑术，听说没有一匹秦马可胜过临武君的宝马，都忿忿不平。趁楚国长公主入宫，子柝专程去向姨母请安。长公主当着妹妹的面，将外甥从里夸到外，随口问起他平日喜好。子柝马上说对姨夫的宝马最感兴趣，想亲手摸摸。临武君极看重爱驹，闲人不许接近马厩半步，但长公主正有求于秦后，当即同意，命人带外甥去驿馆看马。

遛马时间已到，临武君的马夫备好鞍，正准备牵马出来，却被这些突然而来的一帮秦国贵族子弟们缠住。蒙武问了很多伺马常识，马夫不敢怠慢，一一耐心解答。子柝趁机转到马身左侧，以锋利匕首割开一根牛皮绳，嬴樛在食槽内迅速洒下一把药粉。事成之后，三个孩子兴高采烈地回宫等着听好消息。

消息很快传来：临武君遛马时，突然马鞍脱落，他摔下时头正撞在大石上，当场鲜血直流。没过半天那匹宝马也得恶疾暴死。

秦王闻讯，顿时舒坦许多，但考虑临武君身为楚使，又是姻亲，下令彻查此事。平日能接近马厩的人本就不多，很快查出真相。本来长公主和秦后怒急下，恳请秦王严惩凶手，不想居然是孩子们的恶作剧——实在罚也不是，不罚也不是。

秦王心中有数，只把子柝一人叫来狠狠训斥，末了道：“念为父王出气的份上，饶你这顿板子！但小小年纪就敢目无尊长？也不能轻饶！”他言出必行，果然将爱子送到魏国为质一年。

临武君的伤虽无大碍，脸上却落下明显疤痕，秦后以为若不惩罚儿子，实在无法向伤者交代，忍痛默许子柝暂离咸阳。经此一事，待重定盟书后，临武君夫妇也匆匆回国。

合纵之会即将召开，临武君来做什么？楚国又想背弃连横之盟，参加合纵？既为楚使，为何不住驿馆，而入邯郸北城？子柝脑海中立时闪过若干疑问，脸色凝重。

蒙武担心道：“万一临武君也来参加合纵之会，识破我们的身份……”临武君后来又到过咸阳，与他们打过几次照面，每次

# 秦恨 II

都板着脸，大概一直记恨此事。

子析不以为意：“合纵之会上少说也有百人，他怎能一一辨认？”目前最大的困难是，自己该以什么身份参加？既非受邀名士，也非六国重臣，更非六国王孙公子，名义上只是楚国富商，就算富甲天下，也不够资格。

蒙武生气道：“楚人最不守信用！三番五次背盟，这次又玩什么花样？”

楚国曾正式割让黔中郡来求和，事后又想派兵夺回。秦军刚一出动，因惧其军威，楚王又下令撤兵。黔中郡内原楚国的百姓也总是降而叛，叛而降，反复数次，使这块富庶的郡县倒成为秦国后方隐患：不但牵扯大量兵力驻守，国内法令很难在该郡施行，秦吏若严厉镇压，民众必反，若放任自流，贼寇四起，更易生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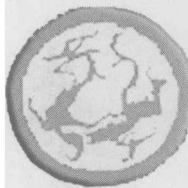
受他启发，子析突然微微一笑：“楚国常与我国背盟，又怎会与五国守信？临武君不住驿馆，即非使臣身份，他多半打算见风使舵，留条退路。”如果六国结盟失败，楚国大可对外称根本未派使臣参加，以结秦欢。“看来我应该去拜访临武君才是！”

蒙武吃惊不已：抛开两国外交和合纵之会，他们与临武君结过仇，虽然事隔多年，怎能保证对方不再计较？

子析也想到儿时胡闹，有些好笑：“先还临武君一匹好马……再怎么说，他也是我的姨夫……既然在邯郸相遇，怎可不尊老？”

“公孙龙被临武君请走了，”蒙武才想起交代此事，“我没敢过去。”他本来一直在酒肆等候，见那些楚人进来，赶紧捡了背对他们的偏僻位子坐下，恐怕惹出麻烦。谁知公孙龙也随后即到。

“这老头到底有何本事？临武君一听他自报姓名，非邀去楚国做客卿？”公孙龙吃完酒席后见仍没人接应，索性随楚人走了，蒙武只好自己回来。



“你没有听说过白马非马？”子析问。

“白马非马？难道是骡子不成？”蒙武想到王姬指骡为马的旧事，笑容满面。

子析也会意，笑道：“公孙龙以诡辩著称……邯郸城内不许骑马，他却死活不肯在城门下马，对守门士兵说，所骑的分明是白与马，而不是马。”

蒙武听不明白：“为什么？”

子析解释：“只有毛色为白，兼形体为马者，才称之为白马；白马、黑马、黄马从形体上看统称为马，却不能统称为白马，故公孙龙认为白马非马。”

“白马不是马？那是什么？”蒙武不听解释还好，越听越糊涂，“口舌之利，未必实用。”

“治国、领兵，光靠嘴皮子当然没用，但为说客，恐怕再无人能驳倒他。”子析叹道，“公孙龙若肯为我们去游说六国，说不定就是第二个张仪。”可惜临武君久闻公孙龙大名，竟捷足先登，把他请走。

蒙武一愣，没想到公子将破衫先生与张仪相提并论：张仪确是怪才，在秦国妇孺皆知。时秦惠王（子析祖父）在位，张仪任丞相，楚、魏、韩、赵、燕五国结成合纵，楚怀王积极踊跃地担任合纵长，欲联合其他四国出兵攻打函谷关。而张仪仅凭口舌之利说服楚怀王、齐宣王与秦联合。连横既成，秦国开关延敌，自西向东出击；齐军自东向西从后方攻击联军；楚王本为合纵长，背盟后按兵不动，不助四国；燕国一看形势不对，早早退兵，结果秦、齐轻而易举大胜魏、韩、赵三晋联军。

随后张仪又骗楚怀王亲秦反齐，并许以商于六百里地，待齐、秦一绝交，他立时赖账，称只送六里地，楚王耳朵不好，听错了。楚王火气上来，发兵攻秦，坚持要直攻咸阳活捉张仪，但被秦军大败于蓝田，全军覆没。

眼见秦军长驱直入，楚怀王忙向齐国求救，齐宣王为绝交一

# 秦恨 II

事正在气头上，不发一兵一卒，最终楚国只得割让给秦国大片土地求和。

这次合纵，轰轰烈烈的开始，闹剧般的结尾。本为对付日益强大的秦国，最后惟有秦国捡了大便宜：魏、韩、赵三国损兵折将；楚国割地求和；齐、楚两大国交恶，惟恐对方联合秦国攻打自己，都争相向秦示好；燕王更认识到与秦结欢的重要性，二话不说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正在燕国为质的秦公子嬴稷（即秦昭襄王，子析之父）。一年后秦惠王病死，四年后其长子秦武王因搬鼎死于王城，闻听秦国诸公子争位，燕王赶紧派人把嬴稷安全地送回咸阳，使他及时即位。

蒙武一开始以为破衫先生是个江湖骗子，没想到公子如此器重他，心中总觉别扭，苦笑道：“就算有才，也是怪才，而且公孙龙长得……太其貌不扬了！”老头瘦瘦小小的身形，一副小里小气的模样，以使臣身份派到诸侯国，未免有损秦国形象。

“其貌不扬？”子析好笑，驳斥道，“选才又不是选美！神农形容憔悴，唐尧高瘦清癯，舜帝面黑如墨，大禹手脚胼胝，管仲体形佝偻，晏子身高五尺……”

未等说完，蒙武愕然道：“全有缺陷？”这些人不是上古之帝，就是著名贤臣，才能自不必说。转念一想，也许公子只是随口说笑，就算史书上确有记载，但今人有谁见过？不能当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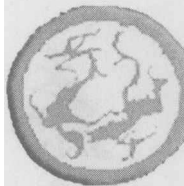
随即子析换郑重语气：“人才犹如高厦之砖瓦，朴实坚固比华而不实的粉饰重要多了。”

## 反间计

疑之疑。比之自内，不自失也。

——三十六计之第三十三计

肃穆的秦宫大殿内，秦昭襄王正襟危坐，扫视奉命而来的朝



廷重臣。安国君今日入宫请安，此刻也参加这次议事。国事重大又棘手，没人敢轻易发言，气氛格外凝重。

范雎也一直保持沉默。在秦为相多年，他太清楚秦王的脾气。收到子析有关合纵密报后，范丞相当即将密函烧毁，重新誊录一份奏折呈给秦王，只称派往赵国细作发现各诸侯国均派使臣前往邯郸，可能密谋合纵。自古国君最忌讳朋党，如果说是公子嬴栢捎回的消息，易使秦王疑心，认为朝中重臣与有权继承王位的公子们交从过甚，图谋不轨。

从执意攻周来看，秦王对他不象以前一样言听计从。一来大王年事已高，疑心加重，二来由范雎举荐的两个朝廷重臣叛逃，本来按秦国连坐律法，他也应以叛逃罪论处。虽然秦王因范雎有大功而免于追究，但明显不象以前那样完全信任，口口声声称之仲父。

众臣寂然无声，秦王气道：“怎么都不说话？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不为寡人分忧，要你们何用？”他环视一番，发现武将里庶子嬴樛不在。这次班师回来论功行赏，已将他升少上造，依级别应当参加议事。

秦王问一旁内侍：“少上造怎么没来？”

“回禀大王，宫里早派人通知，但少上造出府未归，无人知道去向。”内侍小心作答。

刚刚升职就敢玩忽职守？秦王迁怒道：“哼！玩心不减！马上去传，找不到人，你提头来见！”那内侍吓出一身冷汗，忙领旨出殿。

见大王发怒，殿上更没人敢做声了。况且法不责众，慎言总比说错好。秦王习惯性看向自己的丞相，这么多年所有军国大事均与之商量，范雎的建议总是最中肯的。

“范爱卿，你有什么高见？”秦王面色缓和，每次征询丞相意见时，都以客客气气商量的口气，但最后还是由自己定夺。

范雎躬身行礼：“臣不敢妄言。”

# 秦恨 II

秦王勉强客气道：“爱卿有什么话尽管说，好让寡人受教。”

“臣不敢，确实暂无良策，需要从长计议。”范雎又行礼。

“爱卿足智多谋，还望不吝赐教。”秦王心中不悦，当着这么多大臣，觉得扫面子。

范雎仍辞让，秦王悻悻道：“丞相想让寡人问第四遍吧？”

此言一出，范雎赶紧拜跪：“臣万死。臣乃待罪之身，不敢妄言。”

初见秦王时，秦宫内有宣太后摄政，外有穰侯掌权，秦王名义上是一国之君，但事事受母后、舅氏压制，宫里宫外都是外戚耳目。因此当秦王向范雎求教时，他三番客气，始终不敢谈正题，直到秦王屏去所有侍从，第四次拜而请教，范雎才大胆进言。那时秦王真心求教，他遂冒死献上废太后、逐穰侯、远交近攻的计策。现在君权早就巩固，范雎从相多年，知道大王性格说一不二，极有主见，所谓请教，只是采纳多家之言，最终自行决断。

范雎自知谏言多被采纳，全因对秦王心意揣度正确，措辞得当。合纵之会的起因，在于灭周，此前他已经进谏，未被采纳，现在秦国果然只得到方圆百里土地，却惹来六国诸侯合纵，事实证明当初臣子的意见正确，而国君错误，这是为臣的大忌。如果再轻而易举说出对策，表现得更有谋略，反而可能惹得秦王忌恨。

但始料不及的是，三缄其口，又让秦王以为故作姿态，饶是一向冷静睿智的范雎亦微微冒汗，觉得大王的心意越来越难揣测：各国公主、贵族宗女众多，周室衰微已极，为何选择与周联姻？即使不灭周，周室也名存实亡，各诸侯国谁都不主动攻打，持观望态度，偏偏秦王不介意背上弑君恶名？储君为一国之重，除楚王无子外，其他各国没有储位空虚，悬而未决的。秦王的公子众多，为何迟迟不明确表示意见？对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来说，储位空虚无疑为国家隐患。因储君选错导致国亡的例子并不





少见，而诸子争位导致内乱也会大为削弱国力。

终于范雎决定献策：“我国素来广招外来贤士，唯才是用，因此天下之士对我国并无真正仇恨。他们之所以相约往赵，不过要借机受到诸侯重用，进入仕途。”

秦国选拔人才从不分本国和外来，朝中重臣中，应侯原是魏人，蒙骜原是齐人。秦王点头，却道：“但六国诸侯若受这些说客鼓动，联合一致，不好办啊！”

嬴稷之父秦惠王在位时，六国曾派使臣将合纵盟书投入函谷关。盟书大意是：如果秦国出兵函谷关，则燕、赵越过太行，击其北境，楚越江淮击其南境，韩、魏、齐分三路击其中部。当时西部还有义渠国虎视眈眈，这封盟书竟令秦国十年不敢出函谷关，对好战的秦人来说，实为耻辱。

后来秦国宣太后借义渠王入宫与之私通的机会，派人将其杀死，消除了西部威胁。秦昭襄王则利用中原诸侯间的矛盾和猜疑，瓦解合纵之盟。此后秦国领土大为扩张，每攻下一个城池，就长期占领，把每寸侵略所得变为真正的领土，不象以前大肆掠夺后放弃守城。但近年来，随着领土扩大，反而东进受阻。信陵君领导抵抗的邯郸一战，秦军损兵折将，将领降敌，秦王尤以为耻。

范雎对答道：“大王的猎犬，站的站，睡的睡，走的走，停的停，彼此之间并无争斗，但只要在它们之间扔下一块骨头，这些狗就会乱咬乱叫，相互争夺，这是为何？因它们已起争念，无法自控，人亦同此。”

“依爱卿的意思，要以重金悬赏，让主张合纵之士自相争夺？”秦王心下了然。

“是。”范雎知道他必然同意，“只要大王下令，凡不参与合纵者，赏金二十镒，反对合纵者，赏金五十镒，参与合纵之谋者，不与黄金。”

秦王愕然道：“总共要多少黄金才够？常年征伐，国库并不